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一百十四

左編

人類 史

漢司馬談子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法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
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
是以前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
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
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
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捐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太
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

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因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于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前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母

八續集卷之四 卷四
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
周公言其能論，馱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
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
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
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
而遷爲太史令，緇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

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于明堂
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
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
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之大夫墜之孔
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補故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

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于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
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于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
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
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于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勢所判說
又何也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鑊玉版，圖

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
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生
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
下作七十列傳凡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字爲
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
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竢後聖君子遷
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子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旣死後其書
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東漢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于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旣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于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

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及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聞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高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
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六經序貨殖則輕仁
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
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
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
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
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
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
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
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

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

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織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

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于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彈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

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
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
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
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旣明中國主在忠
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疆能爲
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
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
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
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

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
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
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旄
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
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車騎吏推呼之奴醉
罵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
因此捕擊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
主者史罪

宋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曄有雋木而

行數犯名

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

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

爲廣州刺史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鉄鉞鉄鉞亟行

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洪復遷范曄人將謂卿

等不能容才朕信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曄長不滿

七尺肥黑禿眉鬣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飲宴歡適謂

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旣曄亦止弦初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

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賊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常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

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耶、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奴誑幸災、便正大逆之討、況義康姦心繫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業善天文云、

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婿。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時思話鎮襄陽，有法

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
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
往來使法略罷道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叅軍質時爲
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
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
尼就熙先乞療得愈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
逆謀耀許爲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隨之付以
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鐻袍段
基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醜婢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
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

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擘中將軍，熙光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比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言，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南平王鐸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擘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跡，詔收綜案，並皆款服。唯擘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擘不

服笑謂殿中將軍沈仰之凡諸處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滌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竒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華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

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正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不復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

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太繁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曄少時，况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

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鵠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汗泥，終無譎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晉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
葛亮集上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蜀魏吳三國
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
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
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
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
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

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木拜病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

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監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搏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

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
言色。預旣豪於文，與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
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
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
文體混漫，意不可解。隱之作也。年七十者，餘卒於家。

晉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
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飾
爲從事，江夏相袁粲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
主簿，親遇隆密，使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

見以此大忤溫意。左叅戶曹叅軍。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旣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民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

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
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二十餘年今
沉淪重疾微命難保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
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
廢其所言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
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謂制當年當年不
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昔共工伯有九州秦
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
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竟內而已便
可推爲一代者乎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
予文延陵不見貶絕宣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
何休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
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
義而以貶魏哉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
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籍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
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更代明矣况積
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膾
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響廟堂吳蜀兩斃運竒二

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履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

北齊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自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孝武時為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與高歡內有

問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歡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相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及高澄死高洋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時洋將纂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人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李彪崔光之徒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

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
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
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辭定名稱隨
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
之勒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
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
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
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
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
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宋史實錄
歎曰收始

初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
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
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
起居注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
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
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
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
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
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

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
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任魏位
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
陵崔縝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
首收曰：縝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縝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
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
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
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並獲罪，各被
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

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惜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其書其支派，望公覩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

有賦情先以告收收上三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銘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瘵追憶作懷離賦以伸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師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情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收始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流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叅典禮與邢相埒。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出傳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家。又元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

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未數於山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唐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徙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入隋爲漢王府叅軍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

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下、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蒙素月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

字和月樓
真壽

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壽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

唐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

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主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唐劉知幾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
講春秋左氏潛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
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
調復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
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
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
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
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
揚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條子玄病長官多意
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儼蹇乃奏記求

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
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
事。執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
撰。尤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
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
深藉禁門。所以杜顏而防請託也。今作者如林。儻示
褒貶。曾未絕口。而朝籍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
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輿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恨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監讀之嘆曰爲史氏者宜署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

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
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
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甔吾始以文章得
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
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嘗
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
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
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家質辯博士司
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
罷詔可會子胄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

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徒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者出其下。朝有論者，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

文

唐吳兢

吳競汴洲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
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競才堪論議詔
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麟龍中改右補闕
節閔太子之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怒
競上書文明后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
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
置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衰毀以陛下爲命而自
託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
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
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

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
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
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
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
蠅之詩不可不察略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
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于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
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切諫始競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
多不實競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官
筆札冀得成書詔競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競等赴館撰錄
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松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競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爲
恒王傅雖年老衰憊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
衰不用卒年八十競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狷
時人病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
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
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
心不善知競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
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

書之其草放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宋宋祁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實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

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袂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旣校閣門。宜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納。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函封次進。后方愛幸。覬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五百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

至治專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諡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追封楚國公諡曰文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五

左編

人類 儒

唐韓愈

附皇甫湜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會愈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女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勞不支久，必自委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言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

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鐸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鐸，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燔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悖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感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
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
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
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
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
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
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
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
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

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

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譴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
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
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
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
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
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叅而除紳中
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
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

人張藉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聞而藉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際，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

孔孟之旨若南人安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讓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

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
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
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
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
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
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
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
堦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
無隱汗瀾，卓犖滄泆，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
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
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愈與李翱書曰愈之所爲不自
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
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
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
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
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

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善。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列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倫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抵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
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
媮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
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
獨喞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
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纒二百
年愈辨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
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
之如泰山北斗云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

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
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
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
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
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李翱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
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
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過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

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
臣此奏下考功從之會昌中辛于鎮謚曰文敏義不深
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
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
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
公家教是也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
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
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
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
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

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多也

崔蔡者東漢崔駰蔡邕也

皇甫湜於文章少

所推讓亦謂愈言爲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

其趨。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覲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率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

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癘，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爲而有詬欲。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如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成。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澁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才薄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
綴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軀滯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
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
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宗元答韋中
立書曰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
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
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
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率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

日豈真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闢，豈可使嗷嗷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愞，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今師耳。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偁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涩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節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漢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職，政以老而不知止耳。喑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誣謂仲淹以爲當黜，修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寵間老婢，亦相驚怪。徙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

神學相又
權諫官
大有為之
主

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子內院求
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京東西
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仲
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上修
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仲淹
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
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
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
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

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

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
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
相遇於內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
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
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
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
論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媵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
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
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
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
修且大用僞爲修奏乞潛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
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
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脩
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
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旣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
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
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
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
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姦怪知名皆黜去

始盡榜出怨訪紛然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遷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苞拯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爲河水壅濁理

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隴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譎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

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願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既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子嗣位。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

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篤
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
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
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
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
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
密使嘗關人修常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
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
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卽位遷尚

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漢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
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
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
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
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
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
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
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

王安石嘗歎其可在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
同列少與合者是時修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
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
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修懲漢邸之事深
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
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巉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
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
所詆故求歸愈切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
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
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

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嘗奉詔撰唐紀志撰五代史二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歿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察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與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河

八續類編 卷三十三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愈矣，則便是良醫。比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人，至爲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毋以語修。修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

蓋父意也。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削爲一體。修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掄

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祁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蔣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旣黜。乃詣修。盛言漢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闔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補之墨。已彎射井之

考。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

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
十二篇卽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
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歐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
也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
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
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
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
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分永素與世
俗疎隔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淵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

八
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曾鞏曰洵
益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
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不
能亂肆不能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
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
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
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
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嘉

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修見之以書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

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鼠，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寘之官告院，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騷橫，至與鈴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

必恭順念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復當奏
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
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
曹村泛於梁山治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
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
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
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
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
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

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
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
及城民心乃安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
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
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
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
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
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
觸物卽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毀爲主小則鑊板大
則刻石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軾

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
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
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
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
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
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
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
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
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
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賞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

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山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革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冰炭不相入。惇每以譖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
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
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
之，見宰相蔡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
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
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
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
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
祖宗實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至杭。吏民習軾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

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湖混濁多淤河行闕閘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誠間至湖上，周視良久，口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冀之？湖南北二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客交通，牟利船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獻案舊例使之

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出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湊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

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滄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

守頴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
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
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
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
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
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
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
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
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

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待從齒領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後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甍

以助之爲屋三間，軾食羊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軾買一宅，爲緡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徒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嫗。軾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

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姬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姬卽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遂還毘陵不復還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廷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予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
文、官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
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廷之事尤爲切、至曰、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
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
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
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
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
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汗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
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
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
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弃以耗其遺餘臣

卷之三十三

野竟是要

即此事介
前何曾不
益心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日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投商州軍事推官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悟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者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

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

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
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
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
韓縵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
惠卿始諂事王安石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
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
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
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
顧役轍自言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
法開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

定見之爲
各如此何
沈介甫

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不能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

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徼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旣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哲宗從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輒面斥其非。復上疏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

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遁。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開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古、一側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今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

出役錢三貫若經十載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
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軍爲輕
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
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
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
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
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條法爲
安民靖國之術者也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
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除
蒲宗孟兵部尚書撤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

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

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難
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
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
少府監均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
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
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
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
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
淳熙中。諭文定轍南遷。旣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
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

爲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
既不得見謀之闈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
因趨進轍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相
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
州司法叅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
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聞語子固吾友作
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
意謂鞏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

家皆在焉不書等經也云云鞏始大浚服益自屬於
學矣召編枝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
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贍而
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
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
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
食有餘粟價爲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爲本章
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羣配三十一人又屬民
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
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羣飲食冠裳之

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輦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輦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鞏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子賈必以薄于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輦曰大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徙明毫滄三州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輦所至出敎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

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令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

賤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鞏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鞏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遂鞏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故莫能中傷鞏亦不爲之動也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

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章
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
銳其文章之標鷲奔放雄渾壞偉若三軍之朝氣猛
獸之扶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
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
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蜂出先生泊如
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
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
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投草院吏上馬
去斥除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願職守而爲之

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矣。陳師道曾見曾鞏於襄漢間，師道携所作以謁之。鞏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師道爲之。且授以意，師道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鞏，鞏云：「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師道因請改竄，鞏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如此。鞏又常令師道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

安石聲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修。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輩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司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輩父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

可

可惜父會爲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各守，俸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鞏訟寃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鞏時不奔喪，爲鄉議所貶，安石爲作辨會子以解之。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爲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

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
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
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
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
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
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
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入潁聞蘇軾計已舉哀行
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

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
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驍以女年十
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
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
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請有作者風稍就正於
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祭閑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
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
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諡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
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

離合之繫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
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遷集賢修撰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
所授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
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
乎下州小邑之上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
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益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
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
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
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
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裏至
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
泛莫知根底者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
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

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備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
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
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
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
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
宗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
營陵陵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萊國公集具

蔡俄丞相自楊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彙進丞相愕
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
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
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
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
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交
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
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
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兩經惟朱子所定者耳
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一。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囊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甚勿如是。

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

八編類纂